

残存的人类，从此进入一个漫长黑暗的囚居时代，曾经高高在上的人们，不得不从食物链的顶端跌落下来，向一直被自己视为低等生物的病毒俯首称臣。

病毒纪元

银河行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病毒纪元

银河行星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毒纪元/银河行星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200-7

I. ①病… II. ①银…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060号

书 名 病毒纪元

作 者 银河行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赵志巍 王 蒙

版式设计 @有栢书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00-7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耐住寂寞 才见阳光

在中国有这样一批科幻作家，当他们开始动笔时，如今一些新锐作者都还没出生。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他们默默地培育着一到两三部长篇。不追时尚，不务虚名，精心剪裁，反复打磨，一定要把它写到炉火纯青。银河行星就是这样一位作者。

多年前，银河行星参加过一次网络科幻征文大赛。投稿前，他问过我一些网络征文评奖活动的基本情况。银河兄比我年长几岁，但那时他还不为圈中人熟悉，所以我就摆起老资格，没少给他泼冷水。好在最终没有浇灭他的执著，他坚持参加了那次活动，并且获得了一个大奖。

那次，他的获奖作品是《第三个太阳》，一部打磨了将近二十年的硬派科幻。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吞噬者”即将闯入太阳系，世界面临毁灭，以高天云、王浩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实施“拦截计划”，而这时，江临枫和叶知秋却从

人类闲置基因中破译出一段惊天秘密。于是以此为基础，另一批人极力主张实施“行星迁徙计划”，也就是带着地球飞离太阳系。是“拦截”，还是“迁徙”？人类开始在生与死、血与火、善与恶、希望与绝望、人性与兽性之间游走与挣扎。终于，在“吞噬者”即将撞上太阳前夕，地球在伤痛中踏上了漫漫的流浪征程……

作者思路清晰，宏观理论架构严密，细节处理谨慎，情节更是环环相扣，使得读者颇有酣畅淋漓之感。现在回想起来，这部作品又与去年年末的热门电影《星际穿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那次参评作品中，这是一部少见的宏篇巨制，获得了众位评委的一致好评。银河行星因此终于浮出水面。

此后自然约稿不断，但以银河行星的创作速度以及他对作品质量的追求，短时间内是交不出作品的。特别是对于科幻创作来说，好作品不但需要反复打磨，还需查阅大量科技资料，以使自己的创意能在科幻层面上站得住脚，经得起时光的验证。另外银河在体制内外均有繁杂工作，挤占了不少时间，所以这样一等又是六七年，银河的病毒系列《病毒纪元》和《AISS城堡》才终于面世。

《病毒纪元》描写SX病毒，《AISS城堡》描写的则是一种比艾滋病更厉害的超级病毒，两部作品均讲述了人类在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所做出的不同抉择。作者把人置身于无路可退的绝境，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类的劣根性，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以及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读来淋漓尽致，感人肺腑，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病毒纪元》围绕“囚屋”这个病毒纪特有的场景展开，让男女恋情在“囚屋”的隔绝中经受考验，让人性在“囚屋”的禁锢和SX病毒的威胁中经受拷问。该书构思独特，情节跌宕，恋情缠绵悱

惻，既有对人性的诘难，又有哲学上的深层次思考。而在《病毒纪元》的最后，已经与人类“和解”的SX病毒又开始变异，人类到底何去何从，无人知晓，作者为此埋下了伏笔，引发读者无限遐想。

第二部《AISS城堡》亮点更多，科幻构思更为精妙，每一章节都描写得十分有趣，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情不自禁地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就像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所讲的那样：“我随手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其中一页，它总会带给我惊喜。”银河的《AISS城堡》也同样如此。我曾把这部小说的原稿拿给一个经常写作的朋友看，他看了之后不停地追问我剩下的部分能不能给他看。我只能告诉他这要经过原作者的同意才可以。可见这部小说的精彩。

银河偶尔也会参加科幻活动，在交流中吸取别人的经验，无论是前辈大家，还是后起之秀。记得在去年重庆大学科幻工作坊活动里，银河曾充当了摄影记者的角色，很认真地记录着那些比他小许多的年轻作者们。

银河的成功，也让我想起那些半途而废的朋友。近二十年的科幻生涯里，我遇到过很多半途而废的科幻作者，他们有才气，有灵感，但事实证明，对于创作来说，热爱与执著才是最可贵的品质。

——中国科幻影视基地：郑军

目 录

第1章	“囚”房子	001
第2章	“疗养院”	005
第3章	一小时	011
第4章	第一课	019
第5章	新病毒	025
第6章	多米诺	035
第7章	挑战书	043
第8章	隔离房	051
第9章	大崩溃	057
第10章	病毒纪	065
第11章	爱别离	071
第12章	探家日	077
第13章	成年礼	085
第14章	好爸爸	091
第15章	看海去	099
第16章	情何堪	105

第17章	裸刑柱	113
第18章	婚配机	119
第19章	新婚夜	127
第20章	第五天	133
第21章	再回首	141
第22章	野风吹	147
第23章	龙凤劫	153
第24章	傻哥哥	161
第25章	雪人笑	171
第26章	一百问	181
第27章	看着我	191
第28章	红艳煞	201
第29章	救命草	213
第30章	绝杀令	223
第31章	旭日升	233
第32章	龙凤合	243
第33章	忏悔书	255
第34章	终结者	265
第35章	芳草地	273
第36章	俩孩子	281

第1章

「囚」房子

沐月六岁生日那天，成了外婆沐雨的第二个学生，她外婆的第一个学生是大她三岁的哥哥沐星，沐星已经读到四年级。外婆沐雨看上去比妈妈沐雪大不了多少，爸爸常常说她们就像吊着一对奶子长大的亲姐妹。外婆让沐月坐到哥哥坐过的课桌前，开始为她上病毒纪孩子的人生第一课：人类是怎样被关进“囚”房子的？听到外婆马上就要为她解开缠绕多时的心中谜团，沐月咯咯地笑出了声。

外婆沐雨却没有笑，她收起平日里的慈祥面孔，大声说，不要笑！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你要有心理准备。

其实沐月是有心理准备的，在她四岁以后，就有一长串问号从她机灵的小脑瓜中接二连三冒出来：为什么大人把我们住的房子叫做“囚屋”？为什么大人出去时都要穿那身叫防护衣的“灰熊皮”？为什么小鸟可以在蓝天上自由飞翔？为什么鹿群可以在透明窗外的草地上快乐奔跑？为什么小孩子却只能被关在笼子一样的“囚屋”里……

在过后的两年里，沐月小脑瓜中的问号越长越多，多得像她头上浓密的卷发一样数不清。她也曾问过哥哥，但沐星总是晃着胖乎乎的圆脑袋说，小孩子无权过问这些，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看他一本正经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好像他早已受过了“成人礼”。自然，爸爸妈妈和外婆也不会告诉她，他们都必须恪守我们人类在病毒纪的一些基本规范——小孩子要到六周岁才有权知道“囚屋”的来历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年满十八周岁才有权走出“囚屋”去参加劳动，女孩子年满二十周岁就必须“抽婚”等等则是另外的规范，这些都与刚满六岁的沐月无关。

虽然沐月不能从大人和哥哥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她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却常常像扫描仪似的，对着“囚屋”内的某个怪异部位和窗外四季变换的景物滴溜溜地转，她那天生机灵的脑瓜除了睡觉以外，也在跟着她的大眼睛不停转动着。

她发现“囚屋”并不大，只有大小七间房，这是她三岁时就已经数清楚的。“囚”的墙壁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很光滑，在南面还有一块桌面大小的透明窗。她有好几次都以为可以从那透明窗走到外面去，她也几次闹着要打开它，但等她亲手摸到它与四周墙壁天衣无缝的拼接时，才终于明白，这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窗。

她还发现在透明窗的上方，有一个像妈妈梳妆台上的圆镜子那样大的小圆洞，里面长年累月淌着紫色光雾，伴有极轻极轻的呼呼声，像是一个巨人在昼夜不停地呼吸着。这种巨人的“鼻孔”在“囚”里还有三个，一个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一个在她和外婆的房间里，一个在哥哥的房间里。

不过，对“囚”内的这些发现只让她兴奋了一小段时间，对窗外的那些发现才总是惊得她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她常常是在外婆给哥哥上课时，一个人把双手搁在靠窗的方桌上，再把下巴搁在手背上，像古代小学生看黑板似的，望着窗外发呆。

她看到窗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春天芳草凄凄，夏天野花烂漫，秋天草木萧瑟，冬天白雪皑皑。她看到草地的边沿是一片茂密蓊郁的森林，有哗哗的流水声从林子背后隐隐传来，有灰色建筑的尖顶在远处的树梢间时隐时现，有白雪一样的云朵从森林的上空慢慢飘过。

她发现窗外就是一个天然大舞台，草地是台面，森林是布景，太阳和月亮是灯光，演员就是那些或独自登台、或成群结队自由散漫上台下台的动物们。她看到踱着方步出场的老虎如处变不惊的古代武将，她看到一路奔跑的羚羊如匆匆来去的过客，她看到望着落日呕鸣嗥叫的群狼如齐声放歌的歌手……她还看到一只长着人脸的黑猩猩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贴着玻璃咧着大嘴望着她一阵怪笑，然后用毛茸茸的长臂搔着后脑勺使劲摇头，好像在说，嘿嘿，人怎么都被关进笼子里了呢？

是啊，人怎么就被关进这个叫“囚屋”的笼子里了呢？沐月的外婆沐雨开始向她讲述人类最可怕的那段历史。那段最可怕的历史一般都由孩子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讲授，是每个孩子的第一课也是必修课，孩子们的祖辈就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就在这些兼做教室的“囚屋”里接受祖辈老师和电脑老师的系统教育，直到年满十八岁举行过“成年礼”为止。对要不要让孩子刚满六岁就了解那段可怕的历史，在大人中间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好多人都认为让如此幼小的心灵接触如此残酷的历史是不合适的，这会给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留下可怕的阴影。但是，人类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

境却让大人们顾所不及，人类的管理者们认为让孩子们及早了解人类生存状况的真相是有必要的，这正如为孩子们及时种下了抵抗病毒的疫苗。

我们人类怎么就被关进“囚屋”里了呢？这都是那个代号叫“SX”的噬血病毒的杰作。沐月的外婆开始用忧伤的语调，把她幼小的外孙女带进那个“SX病毒”来临时的时代，那个属于沐月外婆的外婆的时代。

想到那些像蜜蜂一样嗡嗡了几年的问号就要被赶跑，沐月显得很亢奋，她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外婆那张不停翕动的嘴，可是，外婆的嘴唇却在吐出“那是在八十二年前”的“前”字后就停止了翕动，一双原本沉迷的眼睛突然睁得老大！

等沐月顺着外婆的目光转过头去，她这才明白，外婆沐雨是被窗外突然出现的情景惊呆了。

第2章

「疗养院」

沐月实在是不明白，外婆为什么会被窗外的情景吓得那么严重。她看到爸爸星辉穿着一身工作装从一辆敞篷车边走过来，后面跟着三个穿“灰熊皮”的人。爸爸穿着白布鞋的脚踏在满是野花的草地上，走得不紧不慢，显得非常从容。爸爸任由下午的太阳斜照在他的左脸上，任由温暖的风在他浓黑的头发上自由跳舞。爸爸微笑着，像平日里回家似的，走到自家的透明窗前，举起右手，贴着玻璃挥了挥。

爸爸！沐星一声尖利的嘶哭，举着双手贴着玻璃使劲拍打起来，就像是要拍碎玻璃去和一脸慈祥的爸爸紧紧拥抱。

哥哥，你哭什么？你看爸爸正在对我们笑呢。沐月觉得外婆和哥哥是不是都疯了，你看不穿“灰熊皮”的爸爸多英俊啊，你见过爸爸这样英俊过吗？沐月冲着爸爸咯咯直笑，她把自己的小手使劲贴在爸爸手掌的位置上，快乐地说：“爸爸！快接我出去！我要到草地上去和你一起玩儿。”

沐月看到爸爸的额头贴在玻璃上，两片满是胡须的嘴唇动了

动，接着，就有泪水从爸爸凹陷的眼眶中涌出来，在窗玻璃上滑出弯弯曲曲的两条道儿。爸爸！你怎么也哭了？你们究竟是在哭什么呢？

爸爸没有回答沐月，把已经泪水纵横但仍然笑着的脸移向哥哥，又对着哥哥动了动长满胡须的嘴唇。

哥哥哭得更凶了，那双厚实的小手也在透明窗上拍打得更凶，外婆赶忙把他抱住，哽咽着说，星儿，别哭，你爸爸不会有事的，他过几天就会回来的，他要为你们俩兄妹带好多好玩儿的东西回来。

不！外婆骗人，我知道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要把他送到“疗养院”去，送到那里去等死。

沐月看了看老泪纵横的外婆，怎么，爸爸要死？他好好的怎么会死呢？

这时，一个“灰熊皮”移到沐月的玻璃前，沐月一下就看见了透明面罩里那张熟悉的脸，那张脸已经沾满了泪水。妈妈！沐月哇地哭了起来，边哭边问，爸爸是不是真的要死了？他是不是不要我和哥哥了？

沐月的妈妈轻轻点头，又轻轻摇头，隔着玻璃在沐月脸的位置作了个抚摩动作，随即转身，抱住她的丈夫星辉使劲摇晃，摇得星辉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晃个不停。沐月的妈妈沐雪明白，星辉离去之后，她就再也不可能有丈夫了，尽管她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男人，但她此生绝不可能拥有他，就像当初就没能拥有他那样。

病毒纪的女孩儿实在可怜，她们只有一次婚配的机会，并且这次机会不由自己把握，那台供奉在抽婚广场上的配婚机操纵了所有女孩儿的姻缘，它是病毒纪女孩儿和男孩儿唯一合法的红娘。

星辉等妻子沐雪摇累了，晃够了，才抱着她，拍打着她隔着“灰熊皮”的后背，喃喃地说了一会儿话，接着推开她，捏着她的肩膀，看着透明罩里那张被泪水洗得更加漂亮的脸，直到确认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才转过身，向那辆已经发动的敞篷车走去。

沐雪透过已经被泪水模糊的面罩，看到她的丈夫星辉就那么走了，直到车子在森林背后消失，都没见他再回过一次头。

沐雪的心一下子空了，空得来好像身体都要飘起来。沐雪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自己是不爱星辉的，没有爱也就没有痛啊。可是，她的心还是痛了，特别是在刚刚得知星辉的防护衣被划破的消息时，她的心还是像被大黄蜂狠狠地刺了一下，疼得来钻心透骨。

当时，沐雪正坐在病毒研究所的基因重组仪前，不停地拆卸和组装那个该死的SX病毒。这项工作既简单又复杂，沐雪已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干了十四年，她不但完全掌握了SX的复杂结构、复制过程、变异规律和致病机理，而且连SX链条上的每一个DNA单元都能准确无误地背出来，这可是数以万计的大数目啊，连她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记性。然而，那又有什么用呢，人类至今都拿这个小小的SX毫无办法，只能龟缩在郁闷的“囚屋”里苟延残喘。就在沐雪再次在研究室里被SX搞得唉声叹气的时候，她得到了丈夫星辉出事的消息。

等她赶到那座建在楚江上的电厂时，看见星辉已经脱掉了防护衣，“裸”在空气中向他的接替者移交工作。看到匆匆赶来的妻子，他提起那件被划破的防护衣，有些抱歉地对他深爱的妻子说，对不起，我不该去惹他，我不知道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是用一根从电线中抽出来的钢丝划的，那钢丝有启子那么粗，当时我还在和他开玩笑，我说他太倒霉，快满三十了还没女孩

儿抽到他，看样子他一辈子都尝不到女人的滋味儿了，我说我的老婆那才叫爽哟，你一辈子都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滋味儿……没想到他就那么一声不吭的刺过来，这衣服就嗞地破了，我就听见外面的空气嘶嘶地灌进了我的身体，那该死的病毒就顺着我的鼻孔钻了进来……我不该那么大意啊，我哪怕是往旁边轻轻一闪，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下场，都怪我太得意，太不谦虚……

沐雪隔着面罩，虽然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但知道他是在向她解释出事的过程。但那还有什么用呢？一切都为时已晚，星辉的生命已经无法挽留，五天后他就会在SX的准时发作中死去。看着这个自己十一年前从“婚配机”中抽来的男人，当时的娃娃脸已经被生活的风霜雕刻得棱角分明，沐雪呜呜地哭了。

沐雪在送星辉回家与孩子们告别的途中，顺道去行刑广场看了那个让她从此守寡的青年，他看上去比星辉更英俊，要是回到病毒纪以前，他一定是姑娘们心中的偶像。那青年已经被剥夺了防护衣，裸露着上身绑在一根裸刑柱上。这是病毒纪对犯人最通行的惩罚，称为“裸刑”，这种刑罚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不用人动手，只要把犯人的防护衣一拔掉，就直接交给SX代劳了。这些人被绑在那里后就没人去管他，连亲人也不敢去救他，因为一旦SX进入他们的身体，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只不过是缓期五天执行罢了。当然，提前执行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时常有饥肠辘辘的狼群从刑场上经过，那些一副副还残留在裸刑柱上的白森森的骨架，就是狼群代为行刑的结果。

那青年看到沐雪走近他，一下子抬起原本耷拉的脑袋，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沐雪的面罩，像要把面罩盯穿似的。沐雪心里一

慌，一下子想到了千里之外的野风，天啊！野风可能就是这般模样啊！沐雪心中的恨一下软了下来，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哀怜，她跨前一步，抬起右手，缓缓伸向那张充满渴望的脸。沐雪的手刚一触及，就有两股泪泉从青年的眼中喷涌而出，嗒嗒地滴在捆绑他的绳索上。

走吧，他该上路了。护送星辉的人提醒沐雪。沐雪就在那青年的脸上轻轻拍了一下，转身跟着护送丈夫的队伍离开了裸刑场。

沐雪知道，她的丈夫将被送到山后的“疗养院”里去，在那里，他将和那些与他同病相怜的人一道，度过病毒纪人最自由最浪漫的最后五天。这五天，是病毒纪人既向往又害怕的，他们向往的是那五天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这种自在无拘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能得到的；他们害怕的是在第五天时降临的死神之吻，那死神之吻来得总是那么准时，从不爽约。

星辉被那辆敞篷车带走了，他很快就要被送到那个被称作“疗养院”的地方。沐雪曾跟着一度权高位重的父亲去过那里，那是一个如古代江南园林般的好地方，有石有亭，有桥有水，有树有花。就让他在那里好好生活五天吧，但愿他能在那里碰上一个爱他的女人，然后作一个浪漫的爱情五日游，这样，星辉就死而无憾了。

沐雪觉得她的心又落回到了自己的心窝，这就让她静下心来想到了远在千里的野风，还有那三个正满脸泪水的贴着透明窗等她回家的亲人。沐雪不再去想星辉，不再去想星辉在最后的五天里会怎样去度过。

沐雪深吸了口气，就拖着那身笨重的“灰熊皮”，吃力地移到自家的“囚屋”前，把手套食指上的感应器伸向了那道密闭的门。